

哈尔福德·麦金德是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是地缘政治学陆权学派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仅仅是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但是其中所阐述的观点和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6年，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甄选出改变历史进程的十六部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赫然在列，足见该书巨大的影响力。

该书收录了作者两篇论文，第一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主要讨论地理学领域的问题，尽管在地理学领域极负盛名，但全书影响最大同时与地缘政治学息息相关的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针对弗里曼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观点：“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麦金德从历史的经验性和地理的全局性出发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亚洲的外部压力，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应视作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他在此就已经为他的研究做了极为关键的铺垫，即把欧洲和亚洲所共处的亚欧大陆视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理整体，并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地理区域，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大部分的人口、大部分的资源都在亚欧大陆上发生或分布，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在其后来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他进一步将其命名为“世界岛”。在亚欧大陆的基础上他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别是枢纽地区和内新月形地区，但其视野又不仅仅限于亚欧大陆，又将亚欧大陆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外新月形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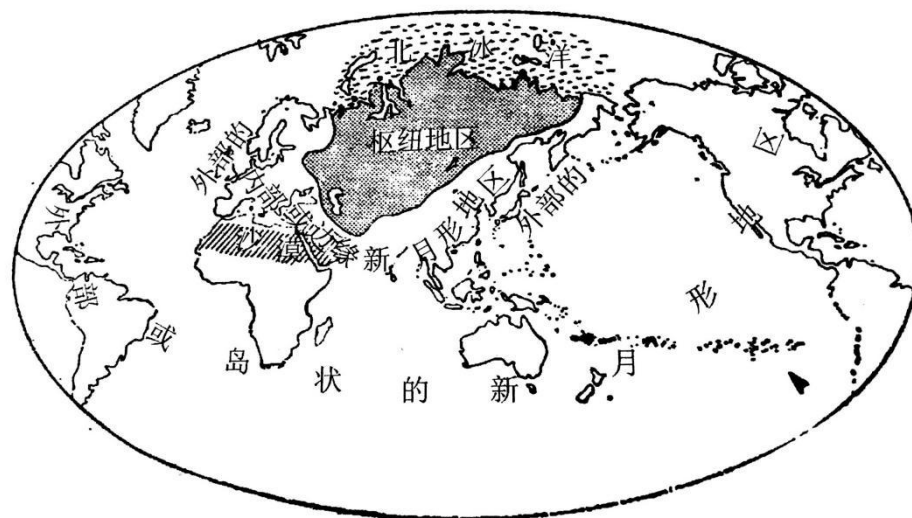


图 1-1 力量的自然位置

他将枢纽地区视作整个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核心区域，枢纽地带的范围大致包括东欧和中亚，这一区域丰美的草场造就了诸多游牧民族，加之易守难攻的地形，所以历史上这一区域的游牧民族多次以此为基地，依靠骆驼和马匹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南征北战，不断向四周发动侵略，包括中国、印度和欧洲在内的很多地区都遭受过来自枢纽地区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等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麦金德认为这一区域对于整个亚欧大陆极为关键，并将之视为“心脏地带”，“心脏地带”理论彰显了其陆权学派的鲜明立场，并奠定了其陆权学派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更是提出了那著名而又振聋发聩的三段式警局：

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但是随着西欧航海家探险活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大海，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和贸易活动。麦金德认为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欧洲途经好望角通向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是极其重要的，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而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洋国家相对于陆上国家的机动性，得益于此欧洲国家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他们几乎渗透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是技术的发展使得陆上国家也能重新取得对海洋国家的优势，麦金德认为横贯亚欧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他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而且依靠发达的铁路整个亚欧大陆的贸易也将被改变，亚欧大陆丰富的资源和产品将可以通过陆地交通而不是海上交通来进行运输，这将更高效便捷，这些对心脏地带来说极为重要。以至于麦金德发出了反问：“亚欧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在他后面的著作中又将飞机的发展视作进一步加强陆上国家优势的条件。笔者认为相比于提出“心脏地带”这一著名概念和创造陆权学说来讲，麦金德对技术发展的关注尤其是对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的关注也具有至少是同样重大的意义，我们不能以一种静态的地缘政治观来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不能忽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应该持一种动态的与时俱

进的地缘政治观，同时善于利用技术来发挥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弥补劣势，这对于中国这种面朝大海同时又雄踞大陆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麦金德这部著作写成于 1904 年，那是一个海权称霸的时代，大英帝国依然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诸多殖民地，日不落帝国依然屹立世界之巅。但是作为一名英国人，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公民，麦金德居然强调陆权和心脏地带的重要性，这难免令人感到不解与震惊，但结合写作的时间点再来回味他的这部作品会发现一些很微妙的东西。首先那时的英国尽管还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衰落或者说相对衰落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在这有两个国家极为关键，首先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德皇威廉二世上台后不再满足于欧洲强国的地位，抛弃了俾斯麦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陆政策并实施世界政策，开始发展海军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竞争殖民地，对于依靠强大海军维系殖民体系的英国来说，德国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安全与利益，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已经受到挑战。但是对麦金德触动最大的是俄国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扩张，俄国人在中亚和东亚的扩张卓有成效，首先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还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加强其对远东的控制和影响。其次俄国人在阿富汗死死的挡住了英国人进一步的扩张，并且对英国的印度殖民地形成威胁，俄国对英国的威胁甚至促使英国不远万里到地球的另一端寻求与日本结盟遏制俄国。一方面麦金德可能觉察到了英国在海上已经地位不稳，其次通过俄国修筑铁路支撑其扩张野心以及据守心脏地带威胁英国殖民事业，麦金德真正意识到陆地上的尤其是心脏地带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这可能是促使他作为一个海权国家公民却提出陆权学说的深层原因。麦金德在书中也多次表露了对俄国扩张的关注，也有学者认为麦金德虽然是陆权派，但是其依然是站在英国这个海权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他提出陆权理论其实是警告英国人不能忽视陆地，英国不能只把眼光局限于海洋。在书的最后，麦金德再次强调了“心脏地带”的地理优势，认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从而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尽管这个假设带有对中国和亚洲深深的偏见以及对日本的谜之乐观，但

其核心观点却极具价值，麦金德已经隐约的看到了“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区临海国家联合的潜能，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是否会先于斯皮克曼提出系统的“边缘地带”学说呢？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过这也启示了我们陆海复合型国家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能，尤其是在与“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后。

时至今日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对于中国来讲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利用，麦金德那种动态的地缘政治观是我们需要树立的，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中国因失去海洋时代被西方国家超越并为之懊恼不已渴望走向深蓝的时候，我们对海权似乎总是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盲目崇拜，似乎唯有海洋才是正确的出路。中国固然因为没能跟上海洋时代的潮流而落后挨打，但中国的未来绝不能仅仅限于海洋，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深入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我们面朝大海脑中浮现出列强从海上纷至沓来对我们进行侵略的画面时，我们除了渴望成为海洋强国外或许应该回头看看我们所处的这块大陆，我们是否意识到那个被称为“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核心区就是我们的邻居。

